

中日“时”“体”对比 ——以「とき」时间从句为中心

陈一诗、苏鹰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3)

摘要: 通过调查中国日语学习者作文语料库, 我们发现学习者在「トキ」时间从句谓语上经常出错, 且误用呈现一定的特点, 即: 学习者不能正确选择谓语形态, 误用集中在谓语是动作动词的情况。这与动词谓语的“时”“体”意义密不可分。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先调查中日“时”“体”的先行研究, 再对中日时间从句中的“时”“体”进行对比研究; 并结合汉日对译语料库, 总结出具体语境中中日时间从句的“时”“体”对应形式。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尝试归纳出中日时间从句中“时”“体”的异同点。

关键词: 时间从句、时、体、中日对比

1 引言

我们以《湖南大学学习者中介语作文语料库》中具有完整数据的 62 人为对象, 对其前 19 次作文语料进行整理后发现使用的「トキ」时间从句有 186 例。其中关于谓语的误用有 83 例 (45%), 在谓语误用类别里排名第一。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该误用主要集中在从句的动词上。按照《现代日语文法 6》中的「トキ」时间从句的谓语动词分类, 将误用例分为谓语是: 动作动词、移动动词、状态动词的三种情况。具体误用例如下:

(1) 今日、飯を食べる (→食べている) とき、自分がどれぐらい食べられるか思わないで、ごはんをたくさん盛って食べたあと、食べ切れないのは浪費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

(湖南大学学习者中介语作文语料)

(2) 昨日うちに帰る (→帰った) とき、両親は嬉しかったです。

(湖南大学学习者中介语作文语料)

(3) お腹がすく (→すいている) とき、何も考えられない。

(湖南大学学习者中介语作文语料)

这三类误用有个共同点, 即: 谓语形态的错误。我们知道日语的谓语形态体现的是“时 (tense)”“体 (aspect)”意义, 那会是由于中日“时”“体”的差异引起的误用吗。

在接下来的论文中我们先对中日“时”“体”的先行研究进行梳理, 再集中对比中日时间从句中“时”“体”的差异, 并结合汉日对译语料库中的具体用例看看实际使用上的差异。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分析, 尝试对中日时间从句中“时”“体”的异同进行归纳。

2 中日“时”“体”先行研究

中日“时”“体”的先行研究非常全面和详细, 因本稿想探明的是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在「トキ」时间从句谓语上的误用原因, 所以集中查阅与中日“时”“体”谓语相关的先行研究。

2.1 日语的“时”

(庵 2000: 124), “时”是指句子的发话时间同这个句子表述的事件在发生时间上的

先后关系。

（庵 2000：124）对“时”的定义仅仅限于单句的情况，没有考虑复句的情况。

《现代日语文法 3》，把句中事件的谓语定位在时间轴上的语法范畴称作“时”，《现代日语文法 3》的定义包含了单句和复句两种情况。相对前面的研究更为全面。

以上是关于“时”的定义，接下来我们看看关于“时”的表现形态。

根据《现代日语文法 3》，日语是通过句中谓语的形态和句子中的副词来表达时间意义的。但是在复句中最为重要的时间意义的表达方式还是谓语形态上的对立，通过对立的谓语形态来表达不同的时间意义。与“时”有关的谓语形态的对立是过去式和非过去式，也被称为“时”的表现形态。

在日语中决定谓语形态的参照时间，主句和从句可能不一样。根据《现代日语文法 3》，主句是以发话的时间为基准；从句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以发话的时间为基准：表现为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意义。另一种是以主句的谓语时间为基准：表现为以前·同时·以后三种时间关系。

但是表达“时”的谓语形态并不是单单靠客观的时间关系决定的，（寺村 1995：78），把“时”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对客观事实加以描述的“时”，另一个是表达说话人主观看法的“时”。

基于（寺村 1995：78）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主观的情感也会对“时”的表现形态产生影响。

（庵 2000：142）对于“时”的表现形态也有一定的研究，庵他认为日语中“时”的概念存在于所有的谓语里，但是单复句中的主从句的“时”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单句和复句中主句的情况是「タ」形表达过去的概念，「ル」形则根据谓语的类型的不同而表达不同的“时”意义，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①动态谓语（动作动词，事件动词）的「ル」形表达未来的意义。

②静态谓语（状态动词，形容词，名词+だ）的「ル」形表达现在的意义。

从句中谓语的「タ」形表示从句的事件发生在主句事件之前，「ル」形表示发生在之后。

（庵 2000：142）从不同的句子类型出发，客观的分析了“时”的形式和意义的对应。主句中的「ル」形和「タ」形说明的是同发话时间的先后关系。而从句的「ル」和「タ」形说明的是同主句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以上我们说明了日语的「トキ」时间复句和“时”的先行研究。（工藤 1995：154）对“时”和时间复句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这种相关性体现在主句的谓语形态表达的时间意义是和说话时间点的前后关系，也就我们所说的“绝对时”，而从句的谓语形态表达的是和主句事件的前后关系也就是我们说的“相对时”。具体分为两种情况考虑：一种是从句与主句是继起关系的情况，也就是以主句事件的时间为基准时的“相对时”的情况。另一种是从句与主句是同时关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事件之间的（之前，之后）的相对时间关系转化成了同一运动着的事件在时间阶段上的内部变化，也就是说从“相对时”的对立转化为了“体”的对立。另外在第三部分的误用分析中，我们了解到学习者在“体”上也常常出现错误，所以在接下来的一部分中我们将对日语的“体”进行简单的介绍。

2.2 日语的“体”

（工藤 1995：176），日语的“体”是指通过运动着的事件内部的时间变化阶段来体现事件之间的相对时间关系的概念，起到的是表达复数事件时间前后关系的功能。

《现代日本文法 3》，日语的“体”是凸显运动着的事件的时间过程的语法范畴。

（庵 2000：168），日语的“体”是与事件的时间性相关的概念。

以上是关于“体”的一些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日语的“时”与“体”在与时间的相关性上是共通的，但“时”强调的是外部时间，即与其它事件的时间对照性，而“体”强调的是内部时间，即事件本身的时间性。

再看看“体”的表现方法。

（工藤 1995：188），“体”基本上是通过“完成相”和“继续相”的对立来表现的。

《现代日本文法 3》，将“体”分为了四种表现形态：

- ①表达运动的形态：「スル」形。
- ②表达状态的形态：「シテイル」形。
- ③其它表达“体”的形态：复合动词，テ+补助动词，形式名词+ダ。
- ④除了靠谓语形态变化来表达外，句中的副词也可以表达“体”的意义。

可以看出相对于“时”的表现形式，“体”的表现形式较为复杂。

以上两个部分对日语的“时”“体”的先行文献有了初步的探讨，综合“时”“体”的意义与形态的对应制成一张表可以得出：

表 3 “时”“体”的意义与形态的对应表

时 \ 体	完成性	継続性	パーフェクト性	反復性
未来	スル	シテイル	シテイタ	スル・/
現在	/	シテイル	シテイル・シタ	シテイル・スル
過去	シタ	シテイタ	シテイタ	シテイタ・シタ

但在分析误用原因时这还远远不够，在接下来的先行研究中我们将集中查阅与日语“时”，“体”相对应的汉语的“时制”，“时态”的先行文献。

2.3 汉语的“时”

与日语的“时”“体”相对应的汉语的概念称为“时制”（tense）和“时态”（aspect）。但是关于汉语的“时制”概念，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分为两派。以（龚 1995：23）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汉语里存在“时制”，且将其定义为指示句子事件发生的时间，同说话时间或另一参照时间在时轴上的相对位置。但是以（戴 1997：15）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汉语里不存在时制的概念。（戴 1997：34），提到现代汉语里有“时态”的范畴，但没有“时制”的范畴。因为汉语中有“时态”的表现形式，没有“时制”的表现形式。“时制”的意义是通过“时态”的表现形式表达的。可以看出分歧主要在于汉语的“时制”没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因此对其是否存在抱有争议。由于本稿想对中日的“时”与“时制”进行对比，所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采用赞成派的观点，例出龚对于汉语“时制”的研究。

先关于“时制”的定义上已提到，此处不再重复。

其次关于表现形式的研究，（龚 1995：31）提到由于汉语动词没有形态变化，所以表达方式是使用动词以外的时间词表示的。

再者关于参照时点的问题，（龚 1995：45），提到汉语中一种是以说话的时间为基点（绝对基点），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间概念。另一种是以主句的时间为基点（相对基点），分为：先事·当事·后事三种时间关系。

正如（龚 1995：45）的分类，汉语的复句与主句的时间前后关系的表现手法与日语是不一样的。汉语是通过时间副词，语言环境，前后文来表现的。另外（龚 1995：61）也提到汉语主句中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制”意义基本上是通过“时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汉语里没有“时制”的表现形式，但是有“时态”的表现形式，而且可以通过“时态”的表现形式来表达“时制”的意义。这也是反对派认为汉语中不存在“时制”的原因。

既然汉语的“时制”意义是通过“时态”的表现形式表达的，所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着重调查汉语“时态”的先行研究，这样一来才能从实质上的与日语进行对比研究，找出误用原因。

2.4 汉语的“体”

首先关于汉语里“时态”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吕 1942：17）把时态称作“动相”，认为动相指的是“一个动作的过程中的各种阶段”，动相虽然也与时间有关，但“时间观念已融化在动作观念里”。

（王 1943：12）把时态叫做“情貌”，凡时间的表示，着重在远近，长短及阶段者，叫做情貌。而在（王 1944：23）中又从否定的面重新将情貌进行了定义。他认为在语言里，对于动作的表现，不仅着重在过去现在或将来，而又和时间性有关系，这叫做“情貌”。

（高 1948：18）提到时态，“着重于动作或历程在绵延的段落中是处于如何的状态，动作或历程的绵延是已经完成抑或正在进行，方为开始抑或已有结果等等”。

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吕 1942：17），（王 1944：23）和（高 1948：18）都是从时间和动作的关系角度定义的“时态”。

其次关于汉语“时态”表现形式的研究有以下几个主要的观点：

（王 1944：31-33）将“情貌”的特别表现形式分为了六类。

①“着”——进行貌。②“了”——完成貌。③“来着”——近过去貌。④“起来”——开始貌。⑤“下去”——继续貌。⑥“重叠”——短时貌。

（赵 1968：34-36）则认为时态意义是由“动词后缀”表现的，并例举了七个，其中五个与王力例举的相同，不过（赵 1968：34-36）认为五个中的“来着”是助词。另外两个增加的“动词后缀”是表示“不定过去态”的“过”以及“看上去像名词”的“法子”。

（吕 1942：25-27）中谈到了十二种表达汉语“时态”意义的形式，除去（王 1944：31-33）中的六类还有以下六类：

①预言动作之将有的：“来”“去”。②指一个动作已有过的：“来”“来着”。③表示有过一个动作的：“一把”“一指头”等。④表示有过多个动作的：“两下”等。⑤短时间，尝试，屡发，皆用重叠表示的词语的重复。⑥反复相：“又”“···来···去”。

（高 1948：25-27）提出来六类“时态”的形态：

①进行体：“着，在，正在，正在···着”。②完成体：“了”。③结果体：“着，住，得，到，中”。④起动物体：“刚，才，恰”。⑤叠动物体：“看看，走走”。⑥加强体：“叫唤，观看”。

除以上这些观点，关于汉语“时态”形式的分类还有很多的争论。但是都有共同的地方，一个是：“时态”的意义存在于动词之中。另一个是：“时态”的形式通过动词的词尾表现出来。

（戴 1997：34-35）把以上的几种观点综合，将时态分为了两大类。

外部观察法：完整体	{ 现实体：“了”。 经历体：“过”。 短时体：动词的重复。
内部观察法：非完整体	

通过汉语“时制”与“时态”的先行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中日的“时”（“时制”）与“体”（“时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3 对比研究

在第二部分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大致总结了中日“时”“体”中关于时间从句的先行研究。接下来我们先总结理论上的中日“时”“体”差异，再结合汉日对译语料库，从中日文对译的实际情况来看中日“时”“体”表现形态的差异和参照时点的区别。

3.1 中日“时”的对比

通过以上的先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日“时（时制）”的定义是相同的。都是把句子的事件放入到了时间轴中进行研究。

但是不同点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①、中日“时（时制）”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日语是通过谓语形态进行表现；汉语则是通过时间副词，语言环境，前后文来表现。有时汉语中甚至也会出现不通过语言来表现“时制”的情况。

我们可以结合例句来进行说明：

(6)：他 昨天 走了。

彼 昨日 帰った。

可以看到中文句中表达过去的时间意义时，用了时间副词“昨天”和助词“了”而谓语形态没有发生变化，而日语里同样使用了时间「昨日」，但是不同的是，谓语的形态发生了变化，由「帰る」变成了「帰った」。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日“时（时制）”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②、中日“时（时制）”参照的基准时点也是不同的。虽然中日都有两个参照的基准时点，并且以说话时点作为参照基准时点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日语中另一个参照的基准时点是主句的谓语时间；而与此对应的汉语的另一个参照的基准时间是从句的谓语时间。

我们同样可以结合例句进行说明：

(7)：去 美国 之前，买了 旅行指南和旅行箱。

行く アメリカに とき、を買った ガイドブックとスーツケース。

(7)的中文表达两件事的时间先后顺序时，是以从句的时间为基准时点，用了“之前”来表达先后的时间关系。对应到日语则不同，日语是以主句的时间为基准时点，因为相对于主句的事件，去美国是发生在后面的事件，所以用了「ル」形，「行く」来表达。这也就是我们所论述的中日参照时点的不同。

3.2 中日“体”的对比

同样通过前面的先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体（时态）”的定义是相同的。都从动作和时间的关系方面下的定义。

而不同点主要体现在表现方式上。日语是主要通过谓语形态进行表现的，有时也借助副词表现；而汉语的“时态”意义必须由具体的形式来表现，如词语形式，形态形式，语调形式，结构格式，语言环境及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等。这些部分共同承担着传达句子时态意义的任务。

我们可以结合例句进行说明：

(8)：小王 正在读 书。

王さん を読んでいる 本。

(8)的汉语表达利用“正在”一词，表达了读书这一动作正在进行。与此相对的日语表达则是把谓语「読む」改为了持续体「読んでいる」来表达正在进行的意思。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日“体（时态）”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由于两种语言都有自己“体（时态）”表达，只是方式不同，为了更好的比较两种语言我们可以结合汉日对译语料库对中日“体（时态）”的表达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进行研究。

3.3 中日“时”“体”的表现形态

我们从汉日对译语料库第一版中筛选出 200 例「トキ」时间从句使用例，看其“时”“体”意义的对译情况。众所周知在中日语言表达中“时”“体”意义是不可分割的，并且中文是通过“体”形态来表达“时”意义，所以中文的“体”形态通常同时表达了“时”“体”两层含义。因此我们参照表 2 的“体”形态对 200 例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再看与此对应的日语“时”“体”形态。

我们先看到第一大类“完整体”的情况：

1) 现实体：“了”对应日语谓语「タ」形。

(9) 当冯少怀买了骡子搞示威，老人家抱着病，大黑天找他，给他提醒的那件事。

馮少懷がラバを買ってデモをしたとき、おばあさんが病いをおし、暗くなってから訪ねて来て、注意を喚起したことを思い出した。

(金光大道)

2) 经历体：“过、来着、来、住、得、到、中”对应日语谓语「タ」形。

(10) 挟着马褂子的文庆妈听到敲门声，拔腿往屋跑，听到背后的声音，扭头一看不由得喊了起来。

門のたたかれる音をきいたとき、文慶のお袋さんは上着を脇にはさんだまま家の中へ引っこもうとしたが、背後の物音に振りかえって思わず悲鳴をあげた。

(金光大道)

3) 短时体：动词的叠用对应日语谓语「タ」形。

(11) 想到这里，道静看看身边那衣衫破烂、污脏，迈着沉重大步的老长工，忍不住自嘲地笑了。

そのことばを思いだし、じぶんのかたわらを、ぼろをまとい、垢にまみれて、黙々と大またに歩いている作男を見たとき、かの女はじぶんを嘲ける笑いを、にじま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かった。

(青春之歌)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大类“非完整体”的情况：

1) 持续中：“着、在、正在、正在~着”对应日语谓语的「テイル」形。

(12) 卢嘉川和许宁正吃着，忽然从门上的小方洞里有什么东西飞了进来。

芦嘉川と許寧がたべているとき、扉の上の小窓から、なにか投げこまれた。

(青春之歌)

2) 起始并将持续：“起、起来、刚、才、恰”对应日语谓语的「テイル」或「タ」形。

(13) “眼下搞基础，不打牢靠，将来库房盖起来就不结实。”

「この基礎固めをしっかりとっておかねえと、あとで倉庫を建てるとき、あぶねえ、これは大事なことだ。」

(金光大道)

(14) 半夜里我起来拾粪，正巧在高台阶前边碰上他。

おらあ夜中に馬ぐそひろいにでかけたとき、高台の前でばったり大泉に会ってな。

(金光大道)

3) 到达中间点还将持续下去：“下去、去”对应日语谓语「タ」形。

(15) 当她站在房上向四外望去时，啊，一种美妙的好像海市蜃楼的奇异景象立刻使得道静眼花缭乱了！

高塀の上から外を眺めたとき、まるで海上の蜃気楼のような奇異な光景が、道静の目をぼおっとかすませた！

(青春之歌)

另外中文也会有无标（即没有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或利用时间词表达“时”“体”意义的时候，此时对应的日语谓语形态是「タ」形。分别如下两例：

(16) 卢嘉川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就告诉过她，因为出了叛徒，许多同志才被捕的。

芦嘉川と最後に会ったとき、裏切者が出たために、多くの同志がつかまったのだといわれたっけ。

(青春之歌)

(17) 去年冬天我买骡子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去年の暮、ラバを買ったとき、ちゃんと言ってあるだろが。

(金光大道)

我们将中文里的每类“体”形态对应方式大致做了总结，并附上了一个典型例句。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没有对应日语谓语「ル」形的情况。通过再次确认 200 例，我们发现从句谓语使用了「ル」形的例句与之对应的中文表达全是无标形式。如下例：

(18) 我从山东回芳草地，就抱着个人目标。

おれは、山東から芳草地へくるとき、個人的な目標があつてな。

(青春之歌)

从以上的分类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文的“体”形态往往同时对应了日语的“时”形态和“体”形态，有时也会出现无标或通过时间词表示“时”“体”意义的情况。这也正是中日“时”“体”表现形态最大的区别所在。我们可以将考察结果简化为：

1) 日语的“时”形态+“体”形态=中文的“体”形态。

2) 日语的“时”形态+“体”形态=中文的时间词。

3) 日语的“时”形态+“体”形态=中文无标。

以上的对应式是基于 200 例数据的总结。由于考察的数据量有限，在此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数据，对应式的全面化将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考察。

3.2 中日“时”“体”的参照时点

中日都有两个参照时点，且以说话时作为参照时点的情况是相同的；但日语中另一个参照时点是主句谓语时间，而汉语的另一个参照时点是从句谓语时间。

我们参看汉日对译语料库中筛选出的例句：

(19) 衰弱、疲乏。当他醒过来后，听听囚房内外都寂静无声，便和墙壁那边的同志用手指开始了无线电式的谈话。

衰弱しきり、疲れきっていたかれが、意識をとり戻したとき、静まりかえった監房の中で、隣りの同志の壁をうつ、モールス信号が聞えてきていた。

(金光大道)

看到例(19)的中文原文，用“后”字体现了主从句事件的先后时间关系，即主句事件“听听囚房内外都寂静无声”是以从句事件“醒过来”为参照，发生在从句事件之后。而对应到日语译文里却不一样，从句的动词「戻した」正是因为参照了主句事件「モールス信号が聞えてきていた」的发生时间，发生在主句事件之前，所以使用了「タ」形。这一前一后的参照关系正好相反，也就是我们谈到的中日文有一个参照时点不同的差异。所以日语的「トキ」翻译成中文会有三类情况分别是：“前（之前）、时（时候）、后（之后）”。我们可以表达为等式：“トキ”=“前（之前）、时（时候）、后（之后）”

4 小结

通过第二部分关于中日“时”“体”的先行研究，总结出如下理论上的差异：

中日“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表现形态和参照时点两方面。

1) 表现形态：日语是通过谓语形态表现；汉语则是通过时间词、语言环境，以及前后文意表现，有时甚至会出现不通过语言来表现的情况。

2) 参照时点：中日都有两个参照时点，并且以说话时作参照时点的情况是相同的；但日语中另一个参照时点是主句谓语时间，而汉语的另一个参照时点是从句谓语时间。

中日“体”的差异体现在表现形态上：

日语主要通过谓语形态变化表现不同的“体”意义，有时也借助时间词；但汉语必须由具体形式表现，如词语形式、形态形式、语调形式、结构格式、语言环境及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等，这些部分共同承担着传达句子“时态”意义的任务。

后又通过结合汉日对译语料库的实际数据，分析出如下的对应表达式：

中日“时”“体”表达形式的对应：

- 1) 日语的“时”形态+“体”形态=中文的“体”形态。
- 2) 日语的“时”形态+“体”形态=中文的时间词。
- 3) 日语的“时”形态+“体”形态=中文无标。

中日“时”“体”参照时点的对应情况：

「トキ」=“前（之前）、时（时候）、后（之后）”

以上的对应式是基于 200 例数据的总结。由于考察的数据量有限，在此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数据，对应式的全面化将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考察。

参考文献

- [1] 戴耀晶.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2] 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M]. 商务印书馆, 1948.
- [3] 龚千炎. 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M]. 商务印书馆, 1995.
- [4]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商务印书馆, 1942.
- [5] 刘艳文. 现代日语时间复句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6]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商务印书馆, 1943.
- [7]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M]. 商务印书馆, 1944.
- [8] 市川保子. 日本語誤用例文小辞典[M]. 凡人社, 1997.
- [9] 市川保子. 続・日本語誤用例文小辞典—接続詞・副詞—[M]. 凡人社, 1997.
- [10] 工藤 真由美. アスペクト・テンス体系とテキスト—現代日本語の時間の表現—[M]. ひつじ書房, 1995.
- [11] 朱 薇娜. トキ節のテンス・アスペクトについて—動詞連体修飾語をメインに—[J]. 言葉と文化, 2010 (第 11 号): (92-98).
- [12] 庵 功雄. 初級を教える人のための「日本語文法ハンドブック」[M]. くろしお出版, 2003.
- [13] 寺村秀夫. 日本語のシンタクスと意味 第 II 卷[M]. くろしお出版, 1989.
- [14] 日本語記述文法研究会. 現代日本語文法 3[M]. くろしお出版, 2007.
- [15] 日本語記述文法研究会. 現代日本語文法 6[M]. くろしお出版, 2007.
- [16] 吉田妙子. 台湾人学者における「て」形接続の誤用例分析—「原因・理由」の用法の誤用を焦点として—[J]. 日本語教育, 1994 (第 84 号): (54-57).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ense and Aspec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 Discussion on temporal clauses

Chen Yishi

(Hunan University , Changsha / Hunan, 410003)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corpus of written texts from Chinese learners of the Japanese , we find out that those learners made common mistakes on the predicate when using toki-clauses. Those mistakes have the following features: they came from the misuse of predicate forms and were concentrated on sentences where the predicate was action verbs. The predicative form is inseparable from and depending on the meanings of “tense “and “aspect”. To capitalize on this as a breakthrough of the three following complementary investigations,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nterference of mother tongues” is the main course. Therefore we put our focus on the studies and comparisons between ‘tense’ and ‘aspec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rrors, we summarized that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 forms and reference time of tense and aspec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misuse.

Keywords: temporal clauses; tense; aspect; comparative study

作者简介: 陈一诗、女、汉族、（1989—）、湖南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
联系方式：Tel: 18674381081、E-mail: chen_yishi1989@163.com